

## 夏日骤雨

□枕流

近几日午后时分,总是闷热难耐。而这样的時候,我多么期待能有一场酣畅淋漓的暴雨骤然而至。

夏天南方的暴雨也许会来得有些让人猝不及防。其实细想起来,也并非毫无先兆:硕大的灰色云朵首先速度极快地浮游过来,作为一场爽利大雨的急先锋,它们简直称得上是“尽忠职守”的。所谓“云始动时风雷先至”,然后才让人们感受到那山雨欲来之势,随即浓云恍若大兵压境,霎时间闪电交错,瓢泼大雨随后便砸将下来……出门不曾带伞的你此时不妨寻一处屋檐角落暂避一时,眼看它平地起水,集聚成流,将零落的残叶肆意冲至墙角、石缝……据说有经验的老人能从“天色”中估摸出眼前这场雷阵雨的时长。自然,我没有长辈们那样精熟于自然风物的经验,却好歹也知:夏日午后的暴雨纯属“兔子尾巴——长不了”,至多不过一刻钟左右。等到雨霁,天上依然会明光一片,如洗的宇廓愈加朗润。当然,运气够好的话,我们还能看见天边架起一座美轮美奂的七彩虹桥。

农村里的土地是不大喜欢这样的暴雨的,因为留不住——还没等泥土吸收进去呢,雨水就前呼后拥、肆无忌惮,赶场子一般匆忙流走了。徒然留下那些被强劲雨滴打得有点歪斜、憔悴的叶子在风中仓皇飘摇。很显然,庄稼更喜欢那些“润物细无声”的雨水。小时候的我却没性子看那连绵阴雨,我最烦的便是“梅子黄时雨”了,大一阵,小一阵,但愣是不停,湿乎乎黏糊糊,惹得人心头仿佛也有一汪水在晃荡来晃荡去。还记得从前跟着奶奶住在乡下,老人家坐在灶台边生火做饭。雨天里,柴火因潮湿而引不了火,还弄着满屋子弥漫起呛人的烟。一片迷蒙当中,奶奶一边辛劳不辍地来回抽着风箱,一边大声指使我快点出去玩耍,别在灶间添乱。我则早已在一旁咳得小脸通红,内心却因一点好奇心不泯,总想看看这烟熏火燎的灶洞中究竟已是怎样的情况了?

被奶奶轰得没法子了,我也只能乖乖朝外走。可纵然出了灶间门,左右张望之下,到底是觉得下雨天没什么好玩的。屋外,乡间路遇雨成泥泞,于是我愈加“思念”起来也匆匆、去也匆匆的雷阵雨了。那些看上去声势凶猛的暴雨,样子虽吓

人,可到底有着梅雨、阴雨比不了的飒爽气。就像诗人杜甫在他的《大雨行》中写的那样:“东垞黑风驾海水,海底卷上天中央。三吴六月忽凄惨,晚后点滴来苍茫。铮铮雷车轴轳壮,矫跃蛟龙爪尾长。神鞭鬼驭载阴帝,来往喷洒何颠狂。四面崩腾玉京仗,万里纵横羽林枪。云缠风束乱敲磕,黄帝未胜蚩尤强。百川气势苦豪俊,坤关密锁愁开张……”反正不拖沓、不纠缠,一场是一场。雨一住,就有日头,甚至出现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的奇景。当然,偶尔雨势真的过猛了,也会像老杜那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里描述的样子,弄坏几间不坚固的茅草舍。好在那样的房子哪怕是在笔者小时候,也基本不用来住人了。倒是老旧的砖瓦房,容易被连绵阴雨“水滴石穿”似的毁坏。那种境况,真个叫人苦不堪言,外面“噼里啪啦”,里面“滴滴答答”,水桶、脸盆等盛器放得满屋皆是。墙面也被润湿,白色的墙皮纷纷翘起,然后零星脱落,平白给一家人添来很多活计。也就只好等朗日高悬的晴天,家中夫妇携手,男女一齐上阵,将屋顶上的老瓦片重新揭一遍,坏的换成新的,再抹一层多放苒的泥,一一将瓦重新安放好。想更保险点的,还要在屋顶上另加一层防雨棚呢。

农村里的人观雨不似城里人,他们看重的是雨对农事的影响。说起来,夏天最重要的农事只有一件:锄地。断断续续两个多月里,勤劳的农民会一遍两遍三遍,不厌其烦地去锄地,因为得除草。田间残余的草若及早撂倒,它们于秋后势必结子,到时候就真的“春风吹又生”了。辛劳总有所得,汗水挥洒之下,能看到草去苗长,看到“六月六见谷秀”。可要是仍见不着谷穗出头,那一定是干旱无雨的缘故了。农谚云:“伏里无雨,谷里无米”。天气越是干旱,就越需要锄地。只有多松土,才能让植物的根系顺利强健地往地下深处生长,一来是为了根扎得深,能充分吸收深土中的水分;二来只有根部强壮,作物才能更耐干旱。

如今长居都市,看不到乡间下一场夏日骤雨的光景了。不过,炎热日头下,忽然风云突转,落一场豪雨的情况也是有的。那时候,即便是站在闹市高楼的阳台上,也能感受天地为之一爽的痛快感!这是自然的恩赐,也是暑天中最美妙的片刻时光!



## 醉忆夏夜

□邵益

夏天刚一沾地,就面露狰狞,气温飙升,吓得花儿草儿耷拉下脑袋不敢喘大气。

天擦黑,路灯亮,总算凉爽些,空寂了一天的广场喧闹起来,大妈大婶们跳起欢乐广场舞;草坪上,一群小朋友嬉戏追逐踢足球。我沿着草坪外圈散步,在拐角处合欢树下,发现一位老人眯着眼听越剧,他躺的“篮椅”(由竹竿竹藤编制,和现在的躺椅类似,只是不能折叠)吸引了我:“老伯,这把篮椅很多年了吧?”“是啊,接近十年,补过多次,还是这个凉爽舒服!”老人的一句话把我拉到了过去。

那时大概十一二岁,住在村头石桥边的三岔路口,路边一条七八米宽的环乡河,河东是村庄,河西是一片望不到边的庄稼地。庄稼人下地回来晚,吃完饭,夜幕已合围,男人们拖鞋大裤衩,膀子上搭件背心,三三两两出来,站在桥上抽烟侃大山。从国家大事扯到村里琐事,从外交政策说到今年棉花收成,十个男人十种想法,都梗起脖子涨红脸要表达,最后变成吹牛擂台,能把自己吹多牛就多牛。母亲则在屋前道地点上艾绳,驱赶蚊子,女人们洗完碗筷过来拉家常:榨菜头怎么炒好吃,枯藤生的西瓜如何做成美味酱瓜,零零碎碎,人间烟火。

而我们有自己的乐事,最喜欢捉迷藏。先抓阄抽出一人负责找,闭眼数数,从一数到二十。其他人快速闪身,水缸边、柴垛旁以及屋后小竹林都是绝佳的藏身地点。数完,找人。一个小伙伴钻进稻草堆,不过拖鞋掉在了外面;另一个掀起屁股猫在墙根,可月亮泄露了秘密——把影子拉了出来。只需几分钟,轻松找全。不过有时藏得太隐蔽,实在找不着。于是诈一诈:出来!出来!看见你了,出来!躲在周围的都以为指自己,“咯咯咯”笑着蹦出来,一蹦蹦出几个,才发现上当,追着去打!

我们玩得汗流浹背、忘乎所以的时候,萤火虫也出来活动了。一只只小精灵,忽高忽低,忽明忽暗,一掠而过。大家蹑手蹑脚跟去,等它们息在小沟小渠的水草矮灌木,伸直五指下去,立刻握拢,然后缓缓张开,萤火虫“嗖”一下逃走。于是跑去追,不小心被石块绊倒或一脚搓进污水沟,狼狈不堪。终于捉到几只,晚上睡觉时放进蚊帐,屏气凝神,痴痴地看它们轻舞飞扬,或立在帐杆,或倚于枕边,一闪一闪,曼妙旖旎。觉得世上所有的美好都在此时,这大概是最初的“浪漫”印象吧。

不过,当有人生病不能玩时,小伙伴们便把篮椅、凳子或者草席搬到我家道地,坐着、躺着聊天,还有数星星。那时地面光污染极少,星星洒满天空,大家叽叽喳喳,争论不休:这是织女星,那不是牛郎星;那是大熊座,对不对,是小熊座……突然,天际划过一道亮光,流星!可惜稍纵即逝,没等细看,早已无影无踪。偶然发现有红点移动,兴奋地大喊:“飞机!飞机!”唉,什么时候也能坐上飞机啊?“长大后我当工程师,造架大的给你们坐。”“切,我造火箭,直接去月球。”“你呢,你以后准备干什么?”于是,你一句我一句描绘起10年、15年后的蓝图,一旁的妈妈们听得呵呵笑,她们盼着孩子们出人头地。

夜慢慢深了,暮色重得拎不动,人们逐渐散去,邻居徐大伯和黄叔叔却走向河西。母亲说:昨天夜里,徐家的一块西瓜地被人踩烂一大片。其实吃几个没关系,就是不要糟蹋,日晒雨淋种地不容易。今晚他们去守着,决心一定要逮住他们。不过,第二天听说没逮到糟蹋瓜的人,倒是逮到了徐大伯的女儿——她正在自家瓜地里和对象亲嘴呢!

想到这里,不知不觉笑出声。“笑什么?回去喽!”老人背起篮椅往家走。“等一下,和您一起扛。”我追上去。